



魔戒 (前传)

霍比特人

THE LORD OF THE RINGS

译林出版社

目 录

第 1 章	不速之客	1
第 2 章	霍比特人初试锋芒	19
第 3 章	休整	30
第 4 章	遭遇妖精	37
第 5 章	毕尔博喜得魔戒	45
第 6 章	又入火坑	60
第 7 章	奇怪的住处	72
第 8 章	苍蝇和蜘蛛	89
第 9 章	结怨精灵	107
第 10 章	长湖城	118
第 11 章	打开石门	126
第 12 章	恶龙斯毛戈	132
第 13 章	发现阿肯宝石	145
第 14 章	火与水	153
第 15 章	兵临城下	159
第 16 章	毕尔博的妙计	166
第 17 章	五军大战	171
第 18 章	告别	179
第 19 章	大结局	185



第1章

不速之客

从前有个霍比特人，住在地洞里。不是那种肮脏、潮湿、散发着烂泥味儿、到处是虫子壳儿的地洞。也不是那种干燥的沙土洞。沙土洞里没有任何摆设，甚至连可以让你坐下来休息或者吃点东西的凳子也没有。这是霍比特人居住的地洞，也就是说，一个很舒适的洞。

地洞有一扇圆圆的门，像船的舷窗，油漆成绿色。门正中有一个亮闪闪的黄铜把手。这扇门直通形状像管子一样的大厅，或者说那大厅像隧道——一条很舒适的隧道。没有烟尘，墙壁镶着木板，地面铺着瓷砖，瓷砖上又铺了地毯。地洞里摆着擦得锃亮的椅子，墙上钉了许许多多挂钩，供客人挂帽子和外套。因为霍比特人非常好客，来这儿玩儿的人很多。隧道弯弯曲曲，一直通向大山那边。方圆许多英里的人都称这座山为大山。隧道开了许多扇圆圆的门，先是在山坡这面，然后又在山坡那面。霍比特人的地洞没有楼梯。卧室、浴室、地窖、储藏室（有许多）、衣柜（他有好多摆满衣柜的房间）、厨房、餐厅，都在同一层。事实上，都在同一个“过道”。最好的房间在左手这边（按进去的方向），因为只有这边的房间开窗户。那是些深深地嵌在洞壁上的圆窗，俯瞰花园、花园那边的草地和一直通向河流的缓坡。这个霍比特人日子过得很富裕。他姓巴金斯。巴金斯一家祖祖辈辈都住在大山。究竟住了多长时间，谁也说不清。人们都很尊敬他们，不仅因为这个家族大多数人都很有钱，还因为他们从来不冒险，从来不干出人意料的事儿。不管什么问题，用不着问，就知道他们会给你一个怎样的回答。我们这个故事却是讲一位巴金斯大冒险，说这些完全出乎人

们意料的话，做了些完全出乎人们意料的事。他也许因此而失去了人们的尊敬，但是他得到了……哦，你会看到他到底得到了什么。

我们这位霍比特人的母亲……对了，霍比特人是个什么样，我想应当先给大家描绘一下。因为现在很难见到霍比特人。而且他们对“大人”——他们管我们叫“大人”——总是存着戒心。霍比特人的身材只有我们一半高，比留着胡子的小矮人还矮。霍比特人没有胡子。他们其实没有什么魔法，即使有那么两下子，也算不上有什么特别。比方说，你我这样的蠢家伙，像大象一样笨手笨脚走过来的时候，他们在一英里之外就听得见，然后立刻消失得无影无踪。他们肚子很大，衣服的颜色十分鲜艳（主要是绿色和黄色）。不穿鞋。脚底像皮革一样结实，脚面长着一层厚厚的棕黄色的毛，一定挺暖和。头顶长着拳曲的头发。他们的手指呈棕色，很长也很灵活，慈眉善目，笑起来声音甜美，尤其是吃过饭后（能弄到食物时，他们一天吃两顿饭）。现在你们知道的已经够多的了吧？那就让我接着往下讲。刚才说过，这位霍比特人名叫毕尔博·巴金斯。他的妈妈是很有名气的贝拉多娜·图克，是老图克三个非常出众的女儿之一。老图克是大河那边住着的霍比特人的头领。所谓大河不过是大山脚下的一条小溪。别的家族的人们常常说，图克家有位老祖宗娶了一个仙女。这个故事当然荒唐，但是图克家族的霍比特人确实与众不同。隔一段时间，他们家就会出那么一两位敢于冒险的人物，神不知鬼不觉突然不见了。家里人极力掩盖，生怕别人知道。结果呢，图克家不像巴金斯家那样受人尊敬，虽然毫无疑问，他们更有钱。

贝拉多娜·图克嫁了巴戈·巴金斯之后，倒没干过什么惊天动地的事情。巴戈是毕尔博的父亲。他给妻子建造了最豪华的住宅（有一部分钱是她娘家的陪嫁）。大山下、大山上，甚至大河那边都有他们的府邸。他们快快乐乐地过了一辈子。毕尔博是贝拉多娜的独生子。虽然他的长相、举止和敦实、随和的父亲一模一样，但是骨子里却像图克家的人。这种秉性正待机而发，只是机会未到。现在，毕尔博·巴金斯已经五十岁左右了，一直住在父亲建造的那座豪华的住宅。看起来这辈子显然不会再动地方了。

许多年前的一个早晨——那时候世界还非常安静，噪音比现在少，绿地比现在多，霍比特人更是人丁兴旺——毕尔博·巴金斯吃过早饭，站在家门口，手里拿着一个很长的木头烟斗。烟斗几乎挨到毛乎乎的脚步（毛梳得很整齐）。这时候，刚多尔夫来了。刚多尔夫！这位先生的奇闻轶事多得像天上的星星。我知道的只是很少很少一部分。然而即使这一小部分，你听到四分之一，就会觉得真是一个奇妙无比的故事。总而言之，刚多尔夫不管走到哪儿，关于他的故事就如雨后春笋，破土而出。他已经很久很久没有走过大山下面这条路了。自从他的朋友老图克去世，就没有来过。事实上，霍比特人们几乎忘了他那副

尊容。他们还是小孩子的时候，刚多尔夫就翻过大山，跨过大河，到很远的地方办自己的事情去了。

这天早晨，毕尔博看见一个拄着手杖的老头。他做梦也没有想到这个老头就是大名鼎鼎的刚多尔夫。他头戴一顶高高的蓝色尖顶帽子，身披一件很长的灰斗篷，脖子上围着一一条银白色的围巾，白胡子在胸前飘飘洒洒。脚上穿着一双很大的黑靴子。

“早上好！”毕尔博说。他就是这个意思——向老头问好。阳光明媚，草地碧绿。刚多尔夫从浓眉下面望着他。那眉毛很长，一直长到遮阳帽的帽檐外面。

“什么意思？”他问，“你是希望我度过一个不错的早晨，还是说，不管我愿意不愿意，今天早晨都不错，或者，这是一个可以乐呵乐呵的早晨？”

“这几个意思都有，”毕尔博说，“除此而外，今天早晨风和日丽，还可以在门外抽上几口烟。你要是带来烟斗的话，就坐下来，装上我的烟丝抽。不要急着走，还有一整天呢！”说着，毕尔博就盘着两条腿，在门口坐下，喷吐出一个漂亮的灰色烟圈儿。那个烟圈儿飘啊，飘啊，一直飘过大山。

“真棒！”刚多尔夫说，“不过今天早晨我可没有时间跟你吐烟圈玩儿。我在找人和我一起去冒险，可是很难找到什么人。”

“我也觉得很难找到。在这儿，很难！我们都是些愿意平平静静过日子的老实人，冒险的事儿谁也干不了。那都是些让人吃苦受罪的事！害得你连晚饭也吃不上！我不认为冒险有什么好。”我们这位巴金斯先生说。大拇指插到裤子的背带后面，吐出一个更大的烟圈儿。然后，掏出早晨刚收到的几封信，读了起来，假装不再注意这个老头。他断定，他和他不是一类人，想让他快点离开。可是老头没走。他拄着手杖站在那儿，直直地望着霍比特人，一句话也没说。毕尔博被他盯得浑身难受，不由得生气起来。

“早上好！”他终于说，“我们这儿没有人想冒险，谢谢！你可以到大山那面或者大河那边试试。”他的意思是，谈话到此结束。

“你这个‘早上好’派的用场可不少！”刚多尔夫说，“现在你的意思是让我滚蛋。在我滚蛋之前，这个早上可就不怎么好了，对吗？”

“哪里，哪里，亲爱的先生！让我想想看，我还不知道你的尊姓大名呢！”

“是啊，是啊，亲爱的先生。我可知您的大名，毕尔博·巴金斯先生。你也肯定知道我的名字，不过没有对上号罢了。我叫刚多尔夫。刚多尔夫就是我想想看，我居然活到这分儿上了，让贝拉多娜·图克儿子左一个‘早上好’，右一个‘早上好’地‘问候’着，就好像我是站在门口卖扣子的小贩！”

“刚多尔夫，刚多尔夫！我的天！你难道就是那个云游四方的巫师？你送

给老图克两枚钻石纽扣，钉上去就永远不会掉下来，除非你命令它们下来。你难道就是那个晚会上经常给我们讲好故事的先生？你讲龙、妖精、巨人的故事，还讲公主获救，寡妇儿子交好运的故事。你难道就是那个制作特别漂亮的烟花爆竹的人？哦，这些事我还都记得，施洗约翰节^①前夕，老图克经常给我们燃放你制作的烟花。简直太美丽了！朦朦胧胧的夜空下，仿佛盛开着一朵朵巨大的百合花、金鱼草、金莲花！”或许你已经注意到，巴金斯先生并不是一个沉闷乏味的人。尽管他自己以为对什么都无动于衷。他很喜欢花。“我的天！”他继续说，“难道你就是把那么多温文尔雅的少男少女带去冒险的刚多尔夫？爬山上树，拜访小精灵，乘船远航，一直到遥远的海岸。哎呀，我的天哪！平静的生活经常……我的意思是，你隔一段时间就把这一带搅得不得安宁。对不起。不过，没想到你还在干这一行。”

“不干这一行干什么？”巫师说，“你还记得我的事儿，真让我高兴。看起来至少你还挺喜欢我的烟花。这就有希望。实话说，看在你外公老图克和可怜的贝拉多娜的面子上，我将满足你的要求。”

“对不起，我没有对你提出任何要求！”

“不，你提出过，已经两次。请原谅，我会满足你的。事实上，这次我一定要带你去冒险。我对这种活动，可以说，兴趣盎然。你也会很开心，而且，倘若完成这次冒险，很可能有利可图。”

“对不起，我不想冒什么险，谢谢。今天不。早上好！不过，请你来我家喝茶，什么时候来都可以！明天怎么样？明天来吧！再见！”霍比特人回转身，匆匆忙忙钻进那扇绿色圆门，赶快把门关上，尽可能显得不那么唐突无礼。刚多尔夫毕竟是一位大名鼎鼎的巫师嘛。

“为什么要请他来喝茶呢？”走进食品储藏室之后，他问自己。他刚刚吃过早饭，但是被巫师吓了一跳，心里慌慌的，又想吃一两块蛋糕，喝点什么，压压惊。

刚多尔夫还站在门外，悄悄地笑了好一阵子。过了一会儿，他向前走了几步，用手杖上的尖铁在霍比特人那扇漂亮的绿门上面做了一个记号，然后大步流星地走了。这时，毕尔博刚吃完第二块蛋糕，暗自庆幸逃脱了冒险的诱惑。

第二天，他几乎把刚多尔夫忘到了脑后。他记性不好，平常遇到怕忘的事情总是记在“备忘录”上。比如：星期三，刚多尔夫来喝茶。可是昨天慌慌张张，把这事儿忘得一干二净。

喝茶的时间刚到，前门的铃声便响了起来。他一下子想起昨天的约会，连

^① 施洗约翰节(Midsummer day):6月24日,英国四个结账日之一。

忙烧水准备沏茶，还备了一份茶具，端上几块蛋糕。然后匆匆忙忙跑去开门。

他刚想说：“让你久等了！”发现来人不是刚多尔夫，而是个小矮人，蓝胡子塞在金色的腰带里，深绿色的风帽里一双眼睛炯炯有神。门一开，他便挤了进去，好像一直在等待这个时刻。

他把带风帽的斗篷脱下来，挂在衣钩上，说：“德瓦林为您效劳！”边说边深深地鞠了一躬。

“毕尔博·巴金斯为您效劳！”霍比特人毕尔博说。他非常惊讶，一时间不知道该说什么才好。随后的沉默更让人难受。他又说道：“我正要喝茶，请你和我一起用茶好吗？”也许这话听起来不大自然，但他是一片好心。换了你该怎么办？一位不速之客敲门进来，二话不说脱下外套就挂在墙上。

他们在桌子旁边坐下，还没吃第三块蛋糕，门铃就响了起来，比刚才的声音还大。

“对不起！”霍比特人说，连忙向前门跑去。

“你可来了！”他打算对刚多尔夫说。可是来人不是刚多尔夫。台阶上站着一位很老的小矮人。雪白的胡子，大红风帽。门一开他便挤了进来。俨然一位应邀来访的客人。

“看来已经有人先到了。”他说，看见德瓦林的绿风帽挂在墙上。他把自己那顶红颜色的风帽摘下来，挂在旁边。“班林为你效劳。”他把手放在胸前说道。

“谢谢。”毕尔博喘着粗气说。此时此刻向客人道谢似乎不太合适。可是这位班林刚才说：“看来已经有人先到了。”毕尔博听了莫名其妙，心烦意乱，一时间不知道如何回答才好。他喜欢客人，但希望他们能事先通报一声，更希望这些客人是应自己的邀请而来。想到蛋糕可能不够，他不由得一阵心慌。作为主人，他深知自己的责任，而且不管多难，他都愿意做个好主人。即使自己空着肚子，也心甘情愿。

“来，喝点茶！”他深深地吸了一口气，终于说。

“如果不麻烦的话，来点啤酒更好，我的先生。”白胡子班林说，“当然，我很喜欢蛋糕，尤其是撒了一层芝麻的蛋糕——如果你有的话。”

“有的是！”毕尔博说，自己也吃了一惊，怎么会言不由衷，说出这样的话来。他匆匆忙忙跑到地窖，盛了一大杯啤酒，然后到储藏室拿来两块非常漂亮的芝麻圆蛋糕。那是他特意为自己烤的，准备晚上当夜宵吃。

他回来的时候，看见班林和德瓦林坐在桌子旁边，像老朋友一样聊天儿（其实他们是亲兄弟）。毕尔博把啤酒和蛋糕放在他们面前。这时，门铃又响了起来，而且是一声接一声地响。

“这回肯定是刚多尔夫。”他一边想一边气喘吁吁地向门厅走去。可惜不

是。又是两个小矮人。都戴着蓝风帽，扎着银腰带，留着黄胡子。两个人都背着装满工具的袋子，手里拿着铁锹，门刚开，他们就挤了进来，毕尔博连惊讶都来不及。

“我能为你们做些什么，朋友？”他说。

“凯里为你效劳！”一个说。“还有费里！”另外一个补充道。两个人都摘下蓝风帽，朝他鞠了一躬。

“为您及您的家人效劳！”毕尔博说，这次想起怎样回答才合乎礼仪。

“哦，德瓦林和班林已经来了，”凯里说，“我们快去凑个热闹。”

“凑热闹！”巴金斯先生想，“我可不希望他们在这儿凑什么热闹。我得坐下来喝口茶，好好想想这件事情。”四个小矮人围坐在桌子旁边，兴致勃勃地聊着。大谈矿井、黄金、小妖精制造的麻烦、龙的掠夺和破坏，还有许多他听不懂也不想听的事。因为他们说的这些事情听起来太危险了。巴金斯蹲在一个角落刚喝了一口茶，门铃叮当——叮当——拼命响了起来，好像哪个淘气的霍比特人男孩儿要把门铃拽下来似的。

“有人来了！”他说，眨了眨眼。

“又来了四个，从声音就听得出来，”费里说，“而且刚才我就看见他们远远地跟在我们后面。”

可怜 的霍比特人两手托着下巴坐在前厅，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，还要发生什么事情。是不是这几位不请自来的客人要一直呆在这儿吃晚饭？门铃又响了起来，声音比哪次都大。霍比特人急急忙忙跑去开门，结果发现不是四个，而是五个。就在他坐在前厅发愣那阵儿，又来了一个。他刚转动门把手，五个人一拥而入，一边鞠躬一边七嘴八舌地说：“为您效劳。”他们的名字分别是：多瑞，诺瑞，奥瑞，奥英，戈朗英。眨眼之间，两个紫色风帽、一个灰色风帽、一个棕色风帽、一个白色风帽已经挂在墙上。他们把一双双大手插在金腰带、银腰带里，昂首阔步，向桌子旁边那几个小矮人走去。现在简直就是一群人了！有的要淡啤酒，有的要黑啤酒，还有一个要咖啡，所有的人都要吃蛋糕，霍比特人忙得不可开交。

一大壶咖啡刚放到炉子上，芝麻蛋糕就一扫而光。小矮人们开始吃黄油烤饼。这时候，传来一阵敲门声。不是门铃响，而是霍比特人那扇漂亮的绿门在咚咚咚地响。有人用棍子或者手杖在使劲儿敲门！

毕尔博冲过走廊。他迷惑不解，不知所措，非常生气。这可是有生以来最让人难堪的一个星期三。他猛地把门拉开，外面的人没有防备，一下子跌进洞里，一个压一个。又是四个小矮人！后面站着刚多尔夫，拄着手杖，哈哈大笑。漂亮的绿门被他敲了个坑，昨天早晨他在门上做的那个记号自然也就被他敲没

了。

“当心点！当心点！”他说，“这可不像你的为人，毕尔博！让朋友们在外面等了半天，然后像开玩具气枪一样，砰的一声打开门！让我给你介绍一下这几位朋友：贝弗，布弗，包波，还有这位——梭瑞恩先生！”

“为你效劳！”贝弗、布弗、包波站成一排说。眨眼之间，又有两顶黄风帽和一顶浅绿色的风帽挂到了墙上。还有一顶天蓝色的风帽，上面缀着长长的、银光闪闪的流苏。这是梭瑞恩的帽子。梭瑞恩是小矮人里的大人物。事实上，没有一位小矮人比梭瑞恩·欧肯谢尔德更“位高权重”。他一个马趴跌到毕尔博的洞里，非常生气。而且上面压着贝弗、布弗、包波。包波还是个大胖子！梭瑞恩站在那儿，一副目空一切的样子，“为你效劳”之类的话提都没提。可怜的巴金斯先生连连道歉，他才嘟囔着说了一句：“算了，别提它了。”眉头也渐渐舒展开来。

“现在大伙都到了！”刚多尔夫看着墙上挂着的十三顶风帽说。这可是最漂亮的、能从斗篷上取下来的风帽。他自己那顶尖尖的高筒帽子也挂在墙上。“真是济济一堂！但愿我们这些刚来的人还有吃有喝。这是什么？茶！哦，谢谢，不要，不要！我想，给我来点儿红葡萄酒吧！”

“我也要酒。”梭瑞恩说。

“我要莓子酱和苹果馅饼。”布弗说。

“还有猪肉馅饼和沙拉。”包波说。

“如果不介意的话，再上些蛋糕、淡啤酒和咖啡。”另外那些小矮人在门那边嚷嚷着。

“再煎几个鸡蛋，真是个好人在！”霍比特人脚步笨重地向储藏室走去的时候，刚多尔夫朝他喊道：“还有冷鸡和酸黄瓜！”

“储藏室里有什么好像他比我还清楚。”巴金斯先生心里想。他实在困惑不解，难道这些人冒险冒到他的家里了？等把所有的瓶子、碟子、刀叉、酒杯、盘子、勺子放到一个个托盘里的时候，他已经累得浑身冒汗，满脸通红，一肚子火气。

“这些小矮人，”他大声说，“怎么就不能来帮帮忙呢？”话音儿刚落，奇怪的事儿发生了。哦，你瞧！班林和德瓦林站在厨房门口，费里和凯里站在他们身后。眨眼之间，他们就把那些托盘和两张小桌子搬到客厅，重新摆放好杯盘刀叉。

刚多尔夫坐在首席，十三个小矮人分列两边。毕尔博坐在壁炉旁边一张长凳上，一点一点地啃一块饼干（他一点儿胃口也没有），尽量做出一副无所谓的样子，似乎眼前发生的事情很正常，与所谓冒险连边儿也沾不上。小矮人们吃

了又吃，聊了又聊，时间就那么一点儿一点儿过去了。后来，他们终于把椅子往后一推，站起身来，毕尔博连忙上前收拾盘子、酒杯。

“我想……你们都在这儿吃晚饭？”他很有礼貌地、不紧不慢地问。

“当然！”梭瑞恩说，“下午也得呆在这儿。不到天黑，干不完活儿。先听点音乐吧。把这些杯盘碗盏都收拾下去！”

十二个小矮人立刻动手收拾。只有梭瑞恩没有动，还坐在那儿和刚多尔夫聊天，看来，他的身份很高。小矮人把餐具擦得很高很高。他们不用托盘，就用一只手托着一摞摞盘子，每一摞盘子上面放着一个瓶子。霍比特人尖叫着急得团团转。“当心点儿！当心点儿！”“我自己就行，不用麻烦你们了！”小矮人们不理他，唱起歌来：

打碎盘子摔烂杯！
刀子叉子全弄坏，
毕尔博·巴金斯最害怕——
砸碎瓶子烧瓶塞！

大块猪油脚下踩
地板上面滴牛奶
骨头扔到卧室里，
酒花四溅实在美！

瓦罐放进开水锅，
一个一个都敲碎。
哪个不破捞出来，
滚到南来滚到北。

巴金斯先生好心痛，
当心，当心，别打碎！

当然，他们只是开玩笑罢了，谁也没干这种糟糕的事儿。霍比特人在厨房里转来转去看他们都干些什么。可是没等他弄明白，小矮人们已经把餐具都洗刷得干干净净，厨房收拾得清清爽爽。他们回来的时候，看见梭瑞恩两只脚放在火炉围栏上，正在抽烟斗。他吐出来的烟圈很大很大，而且他让烟圈儿到哪儿，它们就老老实实到哪儿。于是，有的跑到烟囱上，有的跑到壁炉台上摆放的

钟后面，有的躲到桌子下面，还有的在天花板下盘旋。可是不管跑到哪儿，都逃不脱刚多尔夫那双眼睛。噢！噢！他用黏土做的挺短的烟斗吐出一个又一个比较小的烟圈儿。这些烟圈儿逐个穿过梭瑞恩的大烟圈儿，变成绿色，又飞回来，在巫师的头顶盘旋。现在他的周围已是“绿云”朵朵。幽暗的光线之下，他显得高深莫测，充满魅力。毕尔博一动不动地站在那儿，傻乎乎地看着——他喜欢烟圈儿。他突然想起昨天早晨自己吐的那个烟圈，慢悠悠飘过大山，当时得意扬扬，觉得自己真了不起，现在想起来不由得一阵脸红。

“奏乐！”梭瑞恩说，“把乐器都拿出来！”

凯里和费里连忙从他们的背包里拿出小提琴。多瑞、诺瑞和奥瑞从外套里拿出笛子。包波从大厅里搬来一个鼓。贝弗和布弗也匆匆忙忙走了，回来的时候，拿着先前和手杖之类的玩意儿放在一起的单簧管。德瓦林和班林都说：“很遗憾，我们把乐器放在门廊里了。”“把我的也一块儿带来！”梭瑞恩说。他们回来的时候，带着跟他们一般高的低音提琴。梭瑞恩的竖琴包在一块绿布里。那是一架非常漂亮的金色竖琴。梭瑞恩拨动琴弦，乐声骤起。那么突然，那么悦耳，毕尔博忘记了一切，仿佛被那音乐的声浪带到漫漫远方。奇妙的月亮照耀着昏暗的大地。那里离大河、大山下面霍比特人的山洞很远很远。

暮色从山坡上的窗户流泻到屋里。炉火轻轻摇曳——那是四月。他们还在演奏，刚多尔夫的胡子被火光照耀着，在墙壁上留下一个轻轻晃动的影子。

炉火熄灭，屋子里一片黑暗，墙上的影子也消失了。他们还在演奏。突然，有一个人和着音乐唱了起来，另外一个人也跟他引亢高歌。就这样，小矮人浑厚的歌声在他们古老的家园回荡。下面是几段歌词：

云遮雾罩的山岭那边，
古老的地牢和山洞相连。
寻找魅力无穷的黄金，
一定要赶在天亮之前！

昔日的小矮人法力无边，
锤起锤落，银花飞溅。
犁铧插进茫茫荒原，
汗水浇灌万亩良田。

黄金宝库深藏山间，
洞口插着锋利的刀剑。

剑柄镶嵌着闪光的宝石，
心中充满了丰收的喜悦。

闪烁的星星串成项链，
鲜花朵朵似张张笑脸。
月亮和太阳交相辉映，
照耀着宁静安谧的世界。

云遮雾罩的山岭那边，
古老的地牢和山洞相连。
夺回遗忘已久的黄金，
一定要赶在天亮之前！

江山易主，风云突变，
魔怪扯断竖琴的琴弦。
恶龙喷吐着可怕的火焰，
钟楼夷为平地，房屋变成瓦片。

山顶松涛怒吼，
大河白浪滔天。
狂风从山谷吹过，
树的火炬如滴滴鲜血。

山谷里钟声呜咽，
小矮人泪流满面。
埋藏已久的财宝啊，
要熬过多少苦难的岁月！

月光下升起袅袅青烟，
命运召唤小矮人勇敢向前。
擦干眼泪，举起宝剑，
让昔日辉煌再现！

云遮雾罩的山岭那边，

古老的土牢和山洞相连。

要夺回竖琴和黄金，

一定要赶在天亮之前！

他们这样引亢高歌的时候，霍比特人觉得心里升起一股暖流。那是对双手、巫术、魔法创造出来的美好事物的热爱。一种强烈的、甚至有几分嫉妒的挚爱。和这群小矮人心里的欲望没有什么区别。刹那间，图克家族的基因苏醒了。他想饱览名山大川，想听大风卷起的松涛，想看飞流千尺的瀑布，还想到弯弯曲曲的山洞里探险。他想腰佩宝剑，而不是手里拄着一根拐杖。他向窗外望去，树影婆娑，星星在夜空闪烁，宛如漆黑的山洞里，小矮人闪闪发光的珠宝。突然，大河那边的森林里亮起一团明亮的火焰——也许有人在那儿燃起一个火炬。霍比特人却觉得，一定是劫掠成性的龙来到他这座寂静的大山，在森林里燃起熊熊大火。他吓得浑身发抖，心中那股暖流骤然消失，又成了先前那个胆小怕事的巴金斯先生。

他颤抖着站起身来，有想去点灯的意思，但主要是假装点灯，然后躲到地窖里那些啤酒桶后面，直到小矮人们都走了。突然，他发现音乐和歌声都停了下来，小矮人们都看着他，眼睛在黑暗中闪闪烁烁。

“你要上哪儿？”梭瑞恩问。听他的口气好像把霍比特人的心思看得一清二楚。

“点盏灯怎么样？”毕尔博怯生生地问。

“我们喜欢摸黑，”小矮人们异口同声地说，“怕见人的事儿自然得摸黑干。离天亮还早着呢！”

“当然。”毕尔博连忙坐下。黑暗中，他没坐到凳子上却坐到壁炉围栏上了，把火钩、铁铲都碰到地上，发出了零当啷的响声。

“安静点儿！”刚多尔夫说，“让梭瑞恩讲话！”梭瑞恩清了清嗓子，说：“刚多尔夫，小矮人，巴金斯先生！今天，各位在我们的朋友、同谋者、最为出色的敢于冒险的霍比特人家里欢聚一堂——愿他脚趾上的毛永远不掉！赞美他的葡萄酒和麦芽酒！”他停了一下，喘了一口气，等待霍比特人对他的赞美之词表示感谢。然而可怜的毕尔博·巴金斯一点儿也不领情。听到梭瑞恩说他“敢于冒险”，更糟糕的是，把他称为“同谋者”，心里老大的不高兴，虽然没有说出声来，但嘴里一个劲儿地嘟囔着。梭瑞恩只好继续讲下去：“我们来这里，是为了共商大计。具体地说，要讨论方法、措施、政策、策略。天亮之前就要出发，就要踏上漫漫征程。对于我们之中的某些人，甚至全部（除了我们的朋友、顾问、足智多谋的巫师刚多尔夫），这也许是一条不归路。我们的目的，我想，在坐各位都已

经很清楚。当然,对于尊敬的巴金斯先生和一两位比较年轻的小矮人(我想,还是说出他们的名字为好,就是凯里和费里),对眼下的形势,还是应该做一点说明……”

这就是梭瑞恩的风格。他是一位举足轻重的小矮人。如果条件允许,他一定会滔滔不绝地讲些大伙儿早就知道的事情,直到口干舌燥。但是,他被粗暴地打断了。可怜的毕尔博实在忍受不住了。听到“这是一条不归路”,他就觉得一声尖叫正在胸膛里升腾。然后,就像一列开出隧道的火车,呜地一声,脱口而出。小矮人们都跳起来,碰翻了桌子。刚多尔夫的魔杖亮起一朵蓝色的火花。借着那烟花似的光亮,人们看见霍比特人跪在壁炉前面那块小地毯上,像正在融化的果冻,浑身颤抖。然后倒在地板上,不停地喊:“我被雷电击中了!我被雷电击中了!”好长时间,大伙儿只听见他喊这一句话。于是,小矮人们七手八脚把他抬起来,放到客厅一张沙发上,在他手边放了一杯水,然后继续干他们的“黑暗中的勾当”去了。

“一个容易激动的小家伙。”刚多尔夫说,大伙儿又重新坐好。“抽风病,不过他还是最好的霍比特人之一。像一条陷入困境的龙,十分凶猛。”

如果你见过“陷入困境的龙”,就一定觉得用在霍比特人身上,这个比喻实在太夸张了。即使老图克的叔祖爷爷布尔罗尔也难当此美誉。要知道,对于霍比特人来说,布尔罗尔是个真正的巨人。他能骑马。在“绿野之战”中,他曾经向格拉姆山小妖精的阵地发起猛攻。用木棒敲下他们的王——高尔夫布尔的脑袋。这颗脑袋在空中飞了一百码远,然后掉下来,骨碌碌滚进一个兔子洞。就这样,他胜了这场大战,同时发明了高尔夫球运动。

这当儿,布尔罗尔的后裔——巴金斯先生在客厅里慢慢苏醒过来。他喝了几口水,十分紧张地爬到起居室门口,正好听见戈朗英在说话:“你们觉得他行吗?如果这个霍比特人真像刚多尔夫说的那样,凶猛勇敢,当然是件好事。可是他一兴奋就尖叫,会惊醒龙和它的亲戚朋友。倘若那样,我们可就都完蛋了。依我看,他是因为害怕,而不是因为兴奋才叫喊的。事实上,如果不是看到门上那个记号,我一定觉得找错了地方。我一看见这个在草席上蹦蹦跳跳的小家伙,就起了几分疑心。我觉得,他更像个杂货店的老板,不像个夜盗的窃贼。”

巴金斯先生转动门把手,走了进去。图克家族的祖传禀性终于占了上风。他突然觉得,自己宁愿抛家舍业,也要在别人眼里看起来凶猛勇敢。

后来,当巴金斯家族那种不愿冒险、只求平安的禀性又起了主导作用的时候,他不止一次地为今天的所作所为而后悔。他对自己说:“毕尔博,你真是个小傻瓜!稀里糊涂上了贼船!”

“对不起,”他说,“如果 I 听见了你刚才说的话,请不要介意,我不是有意偷

听。我不想装作已经理解了你们说的那些话，特别是什么‘夜盗的窃贼’。但是我想，有一点我没有听错，那就是你们认为我毫无用处。可我会让你们看看，巴金斯是不是无能鼠辈。我的门上没有什么记号——一个星期前刚刚刷过油漆。我相信，你们是找错了地方。我一看见台阶上站着一个个陌生人，心里就产生了疑问。但是，我没有错待你们任何一个人。现在告诉我，想让我做什么？我会试一试的。即使让我从这儿向东一直走到天边，和‘沙漠之王’搏斗，也在所不辞。从前，我有一位老老叔祖，布尔罗尔·图克，他……”

“是的，是的。可那是很久很久以前的事情了，”戈朗英说，“现在，我是在谈你呢！我向你担保，你的门上确实有个记号。是干这行的人通常用的那种暗号。它的意思是：夜盗者，急欲觅得一件好差事。要求：充满刺激，报酬合理。其实，你应该说：‘探宝专家’，不是什么夜盗者。有的人就是这样写的。不过对我们来说，写什么都无所谓。刚多尔夫告诉我们，这一带有这样一位探宝专家，急于找到一件工作。他已经安排我们大家在星期三喝早茶的时候见面。”

“当然有个记号，”刚多尔夫说，“那是我做的。理由很充分。你们让我再为这次远征找第十四个人。我就挑了巴金斯先生。就算我选错了人，选错了地方，你也没必要说三道四。你们十三个人现在就可以出发，见你们的鬼去。要么，滚回家挖煤。”

他非常生气，朝戈朗英大声嚷嚷着。吓得这位小矮人在椅子上缩作一团。毕尔博想提个问题，刚多尔夫转过脸，皱着眉头，长眉毛下一双眼睛恶狠狠地瞪着他。毕尔博连忙闭上嘴巴。“就这么回事儿，”刚多尔夫说，“不要再争了。我选择巴金斯先生，自有我的道理。我说他是夜盗者，他就是夜盗者。或者时候一到，他就会变成夜盗者。他身上还有你们不曾想到的好品质。有些东西，恐怕连他自己也没有意识到。我相信，总有一天，你们会对我感激不尽。毕尔博，我的孩子，掌灯。”

桌子上亮起一盏很大的灯，红颜色的灯罩。刚多尔夫铺开一张羊皮纸。更准确地说是——一张地图。

小矮人们看见这张地图，都围拢过来，七嘴八舌地问这问那。刚多尔夫说：“这是梭罗画的。梭罗是你的祖父，梭瑞恩。”

“我看不出这张图能帮什么大忙，”梭瑞恩瞥了一眼，失望地说，“我对那座山和周围的地形非常熟悉。我知道黑松林在哪儿，也知道大龙下崽儿的灌木林在哪儿。”

“那座山上有一条打了红色印记的龙，”班林说，“只要到了那儿，没有这张图也能找得到。”

“有一点你们没有注意到，”巫师说，“就是这个入口。看见西面这个神秘的

符号了吗？还有从另外那些符号直指这个符号的手。这就标明了通往地下大厅的秘密通道。”

“也许当年是不为人知的秘密，”梭瑞恩说，“可我们怎么知道，现在还是秘密呢？老斯毛戈在那儿已经住了好长时间，对周围的山洞恐怕早就了如指掌。”

“也许。但是，已经过去许多年，他不可能再使用那条通道。”

“为什么？”

“因为太小了。这行神秘的古文字写的是：‘门高五英尺，可以并排进三人。’斯毛戈不可能钻进这么小的一个洞。就是小时候也不可能钻进去。吃了那么多小矮人和谷地里的山民之后，自然就更钻不进去了。”

“在我看来，这个洞太大了。”毕尔博尖叫道（他没见过龙，只知道霍比特人的洞有多大）。他又变得非常兴奋，兴趣大增，忘了闭上嘴巴。他喜欢地图，大厅里就挂了一张很大的、方圆百里的地形图。经常走的小路都用红墨水标了出来。“这样大的一个洞口，除了龙进不去，对别人怎么保密呢？”他问道。你一定记住，他只是个孤陋寡闻的霍比特人。

“办法很多，”刚多尔夫说，“但是这个洞到底如何瞒过世人的眼睛，去了才能知道。从这张地图的提示看，我猜，这个洞有一个封闭着的门，从表面上看，和周围的山坡没有两样。平常，小矮人们就是这样隐蔽他们的洞口。我说的对吗？”

“非常对。”梭瑞恩说。

“此外，”刚多尔夫继续说，“我忘了告诉你们，除了地图，还有一把钥匙。一把很古怪的小钥匙。在这儿呢！”他边说边将一把钥匙交给梭瑞恩。那是用银子做的圆筒状的小钥匙，上面有许多十分复杂的沟槽。“保管好！”

“一定！”梭瑞恩说，把钥匙拴到脖子上那条很漂亮的链子上，“现在，看起来希望更大了。情况正朝好的方向发展。下一步该怎么办，还没有想清楚。我们原先打算向东走。尽量小心，不惊动任何人，一直走到长湖。那以后，麻烦就开始了……”

“往东去的那条路我还略有所知，要走好长时间才有可能遇上麻烦。”刚多尔夫打断他的话。“我们可以从那儿沿拉宁河向南走，”梭瑞恩没理睬刚多尔夫，继续说，“一直走到代尔那一片废墟。代尔是大山下面峡谷里的一座古城。但是我们谁也不想从‘前门’进这条峡谷。河水从大山南面的峭壁流出，龙也经常在那儿出没——除非它已经改变了习惯。”

“倘若这样就不好办了，”巫师说，“我们应该有一位力大无比的武士，甚至应该有个英雄。我一直想找一位这样的帮手。可是武士们都在很远的地方你争我斗。至于英雄，干脆就没有。这地方的剑非常钝，斧子只能用来砍树，盾牌

像小孩摇篮和盘罩一样不结实。龙离他们很远很远(只是传奇故事里的人物)。这就是我之所以打‘夜盗者’主意的原因。特别是当我记起有个旁门的时候。这位就是我精心挑选的‘夜盗者’,毕尔博·巴金斯先生。现在,就让我们详细制定一个计划吧。”

“很好,”梭瑞恩说,“也许我们这位夜盗专家能出点儿好主意,提点儿好建议。”他转过脸看了毕尔博一眼,嘲讽地说。

“首先,我得了解一下这件事的来龙去脉。”毕尔博说,他心里很乱,还有点犹豫不决,但是图克家族的遗传基因还占着上风。“我的意思是关于黄金和龙,以及诸如此类的细节。比如黄金怎么就跑到那儿了?原先属于谁?等等,等等。”

“我的天!”梭瑞恩说,“你不是看过那张地图了吗?还有我们刚才唱的歌儿,难道你没听见吗?而且,这几个小时我们不是一直在谈这事吗?”

“那也不行,我得搞清楚。”他固执地说,一副公事公办的样子(平常,有人跟他借钱的时候,他就是这副样子)。尽最大的努力,让人觉得他很聪明,很谨慎,而且很内行,没有辜负刚多尔夫的“厚爱”。“我想知道这次冒险的详情。要付出多大代价,花费多长时间,有什么酬劳。”——他的意思是:我能从中得到什么好处?我还能不能活着回来?

“那么好吧,听我慢慢道来。”梭瑞恩说,“很久很久以前,我们这个家族住在北方。到了祖父梭罗那一代,被别的部族赶了出来。他们带着所有的财产和工具,回到地图上画的这座大山。这座大山是我们的老祖宗梭雷恩发现的。他们在那儿采矿、挖隧道、建造大厅和更大的厂房。除此而外,我相信他们发现了许多黄金和钻石。总而言之,他们变得非常富有。从北方回来之后,祖父就成了山下的国王,并且赢得了凡人对他的尊敬。这些人居住在南方,渐渐地向拉宁河一带迁徙,一直蔓延到山下那条峡谷。他们建起一座繁华的城市——代尔。国王经常请我们的工匠去给他们干活儿,没有多少技术的活儿也赏赐颇丰。当爹的也经常求我们收他们的儿子为徒,付给的钱也很多,特别是为我们供应食物。因此,我们自己从来不种庄稼。那真是我们这个家族的黄金时代。最穷的人也有足够的钱花,而且有多余的钱借给别人。大伙儿的空闲时间也很多,于是就做些非常漂亮的手工艺品。除了这些纯粹是为了消磨时间而做的工艺品之外,工匠们还制作了许多非常精美、神奇、匠心独具的玩具。这样的玩具,今天已经很难见到。就这样,我祖父的大厅里挂满了盔甲、珠宝、镂花金杯。代尔的玩具市场成了北方的一大奇观。

“毫无疑问,就是这个原因招来了那些恶龙。你知道,龙从人、精灵、小矮人那儿偷黄金和珠宝。他们简直无孔不入!而且只要活着,就死守着掠夺来的财